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04
28 October 1974

CHINESE

第一八〇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恩吉内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理事国：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先生

奥地利

沃尔特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德尔卡斯蒂略先生

法国

德吉兰德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肯尼亚

迈纳先生

毛里塔尼亚

哈桑先生

秘鲁

德·索托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肖费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a)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大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525)

(b) 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532)

主席：按照安理会在第 1796 次会议及其后的几次会议的决定，我建议依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圭亚那、印度、科威特、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刚果人民共和国、卡塔尔、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南斯拉夫和扎伊尔的代表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的问题，但没有表决权，现在我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孟加拉国代表卡里姆先生、巴巴多斯代表沃尔德伦—拉姆齐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施密德先生、达荷美代表阿贾巴德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加纳代表博登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丹·西塞夫人、圭亚那代表杰克逊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科威特代表比沙拉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哈蒙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马古尔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马里代表特拉奥雷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摩洛哥代表斯拉维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奥格布先生、巴基斯坦代表阿洪德先生、刚果人民共和国代表蒙乔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

拉利昂代表帕尔默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南非代表博萨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凯拉尼先生、突尼斯代表德里斯先生、乌干达代表基内内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胡迈丹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先生、上沃尔特代表亚吉布先生、南斯拉夫代表佩特里奇先生、和扎伊尔代表穆图阿利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愿提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 S/11545 和 S/11546 号文件，其中载有肯尼亚和毛里塔尼亚两国常驻代表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两封信的全文，信里要求安全理事会依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外事秘书诺埃尔·穆科诺先生、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宣传和新闻秘书乔治·西伦迪卡先生和西南非民组出席联合国外交代表团首席代表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发出邀请。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发出这两封信里所要求的邀请。

因为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适当的时间，我将请穆科诺先生、西伦迪卡先生和古里拉布先生发言。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同时我要提请安理会理事国注意 S/11547 号文件里所载的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是沙特阿拉伯常驻代表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提出的，因为沙特阿拉伯已经按照安理会第 1796 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根据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请了。

第一位发言人是上沃尔特代表。我现在请他来到安理会议席发言。

亚吉布先生（上沃尔特）：主席先生，在讨论我们当前的严重问题、全人类都关注的事项以前，我首先要在这里随同以前几位发言人对你、一个可尊敬的非洲人、在讨论对我们非洲大陆这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时出任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你在这里代表的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一向推行一种令人钦佩的非洲政策。因此，你今天在

这里担任主席，不过表示了对你本人的才智应有的敬意，也是时代的象征和信号——第三世界人民在讨论有关他们的事项时将愈来愈响亮地表示他们的意见的一种信号。

就是在今年九月二十七日，全权证书委员会在一次具有历史性的表决中，决定拒绝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代表的全权证书。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大会进一步以一二五票对一票——这一票是南非投的票——通过了第3207(XXIX)号决议，促请安全理事会参照南非不断违反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的情况，审查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这两项决定只是从一九七〇年开始的否认比勒陀利亚代表有代表南非人民的任何权利的过程中的应有结果。以前几年采取拒绝这类代表的全权证书的决定已被认为是对种族隔离政策的严厉谴责，和要求南非政府停止施行其种族措施的最后警告。

这些呼吁似乎都被置若罔闻：对不愿意听的人，任是怎样说都不会有用。国际大家庭现在已开始认识到非洲人谴责已久的一种毒恶与罪恶现象。国际大家庭现在已越来越认识到种族隔离政策不仅是一个同某一特别区域有关的问题，其影响所及，还远远超过了推行这种政策的国家的边界。

这种认识不仅反映在对南非政权的言语上的谴责，而且已愈来愈趋向于对该政权采取有效措施。的确，无论把这看作是侵犯人权的问题，合法地位的问题或是破坏国际大家庭的最神圣规则的问题，南非政权都是最要不得的违犯者。

我们要指出，自从联合国第一次就不断侵犯最基本人权提请该政权注意以来，该政权一直没有丝毫改善。种族隔离制度的制订，是为了要以精确方法确使非白种人继续为种族主义的少数白种人服役。的确，这些非白种人，黑种人和有色人，实际上都等于是奴隶，因为他们经常须受到他们主人的支配。这些年来，种族隔离已越来越变本加厉。通过的法律越来越恶毒，目的无非是要剥夺黑种人和有色人的最基本的言论、结社和行动自由。在南非，我们已数不清有多少无理逮捕、绞刑和监禁的事件。强奸少女已成为沃斯特的士兵们及时行乐的方式，种族隔离的反

对者、主要是黑人领导人、如果事实上还没有被关在某些不卫生的监牢里受摧残，便是在被追捕中。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扮演选举戏剧的时候，国民党增加了他们在南非议会里的代表人数，使他们把国家完全抓在手里。班图斯坦政策已被加速推行，结果有一百万以上的人民被强迫迁移。南非开始进行无所顾忌的军备竞赛。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财政年度预算内为国防用途核拨的追加经费计达七亿零二百万兰特，大约相当于九亿一千二百万美元。这些都显示了这个区域的局势是如何地日益危险，并威胁到国际安全。

关于南非政权的非法性，没有人能对这一点再有任何疑问。对于一个把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视同奴隶的政府——那就是说，该国的白种人——人们的确很可以怀疑，它还有什么信誉可言。而且，在白种人中，也已有些人开始对越来越陷于孤立地位的一个政权的前途，提出各种问题，这种趋势已越来越明显。我们知道，在这个会议厅里有许多国家、而且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都无条件地拥护民主政治，也就是拥护由多数统治的政府。如果这真是它们所珍惜的原则，那么它们就应该是对南非少数政权的最坚定的反对者。

还有关于继续违反宪章的最神圣原则和继续违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又怎么说呢？

不歧视是联合国宪章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点在重申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序言里就可以找到。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南非继续无视这些原则，不受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了决议要求南非政府改变它的政策，并建立一个更合乎人道和民主的政权，适当地照顾到在人口中占多数的非白种人。

这些呼吁都被置若罔闻。如果安理会的理事国要知道详细情形，他们只要查看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提交你主席先生、文号是S/11537、标题是“南非政权违

反联合国宪章和大会与安全理事会决议情况”的极好的报告。

我相信，对于种族隔离，已无须再讲述了。自安理会开始辩论以来，比我更有资格的人已经讲述过了。惟一可以说的是，没有任何社会能够再容忍这种政策，也没有任何人民能够再忍受这种政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全体动员——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向我们的社会已经称之为危害人类罪行的这种祸患作战。这项政策的确构成了一种罪行，因为它的本质是否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且还把种族主义提高到成为一种教条。

我要向理事会的理事国说：这项交由你们审议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的决定性决定应该由你们参照世界局势加以诠释——大会愿意把它归入世界局势的范畴。世界各国以绝大多数赞成票决定将南非问题提交安理会，表明了它们确信安理会的理事国将会正直无私地作出决定。这些国家愿意向它们提出下列问题：第一，南非是不是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权；第二，南非是不是违反了国际大家庭作出的决定；第三，南非是不是不断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除非安理会的理事国愿意不顾自己的结论，否则就只有作肯定的答复，此外别无选择。如果它们的答复是这样，它们就必须接受必有的后果。它们必须不再拖延，并设法告诫蔑视安理会的决定、并使世界和平的前景如此飘摇不定的一个政权。必须适用宪章，因为宪章第六条是这样规定的：

“联合国的会员国中，有屡次违犯本宪章所载的原则者，大会经安全理事会的建议，得将其由本组织除名。”

有人说安全理事会的某些理事国，因为它们在南非境内的重大利益，将会否决开除南非的决议草案。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我们愿提请那些国家注意，如果它们采取这种态度，它们就应当负起双重责任——我甚至要说是“同谋”。

首先，这种态度的后果——一种不幸的后果——将是使本组织的宪章成为笑柄，因而大为减弱宪章，并损害到我们的组织的威信。这还会使我们怀疑安全理事会的真正作用，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安全理事会在事实上倒成了一个不安全理事

会，因为它不运用所享有的特权来谋求那些地区的和平及安全。而且，这些国家必须了解，全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民和其他人民都在很密切注意安理会会议的进行。它们会不会使这些人民失望？如果会的，那么它们对于这个区域内现有的危险和紧张的局势就应担负责任，因为南非的黑人除了作战或死亡外，就别无他途。很明显的，尽管他们须作出极大的牺牲，他们将决定在战斗中争取胜利。但我们坚决相信：在这个安理会会议厅里，理智将会得胜，它将牺牲短期的经济利益，走上正义的道路。

至于几天以前我们在这里听到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代表的几次讲话，除了是对本组织的一种新的侮辱和挑战以外，实在没有值得我们考虑的新内容。事实上，南非政权代表来到这里向安全理事会说：安理会和大会的决议都是根据了不确实的情报和偏见。这种说法似乎是对讨论南非问题的人的善意加以攻击，但我们当然知道博撒先生的职责是为他的政权作辩护。任何知道实情的人都知道现在在南非境内发生的事情，那里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永远不得安宁，这已经是通常的事，又非洲人民运动的领导人如果不是已经在某些肮脏的土牢里受难，就是象内尔逊和温尼·曼德拉那样在被追捕。无论如何，南非代表很难证明他的政权所颁布的许多法律不违反人权，特别是黑种人的权利。他也很难证明占领纳米比亚不是违抗国际大家庭的决定。是的，博撒先生稍后在他的发言里说，分别发展的概念、也就是说种族隔离政策、并不是以任何种族主义的思想为根据。归根结底，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这种悲剧用荒谬的话来搪塞。

我们最后想望的是要种族隔离、分别发展的制度、种族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的思想在南非消失。我们想望在南非看到的是一个由在人口中占多数的人民通过自由选举选出的领导人所领导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把国家人口的百分之九十降为奴隶的政权。

南非政权的现行政策是骗不了人的，博撒先生的发言也无法使我们乐观。那就是为什么安理会必须采取一项坚决的决定。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也感到形势在改变。

它装模作样地略事更动，想使我们相信它已较为民主，但它的惟一目的只是设法使国际大家庭不要对它逼得太紧。基本上说，种族隔离政策仍然是该政权所奉行的教条。

在结束以前，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参加你们的辩论，并再次重申，我们今天抱定决心同种族隔离政策作战，正如我们当年同纳粹主义作战，和今后将同奴役人类或一部分人类的任何意识型态作战一样。无论如何，不管有没有联合国，黑种人的命运在历史的过程中将达成自行掌握的目的。我们的职责也是安理会理事国的职责、是使这项目的在联合国支持下达成。

主席：我谢谢上沃尔特代表的客气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几内亚代表，我请她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珍尼·马丹·西塞夫人（几内亚）：主席先生，在我讨论安全理事会当前的项目以前，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的理事国给我这个机会参加这次辩论，但是没有表决权。

我国代表团看到一位杰出的非洲人、一个有正义和平的传统的国家的国民、在联合国的这个崇高机构审议对我们的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也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大陆、非洲的安全的一个问题时，出任主席，感到很自豪。你作为一个外交家的品质，使我们希望在你的主持下，安全理事会将能给阿扎尼亚的被压迫人民带来他们等待了二十五年以上的正义。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3207(XXIX)号决议第一次要求安全理事会审查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并考虑到南非一贯地违反宪章原则和人权。在经过了二十八年、联合国一次又一次地通过从呼吁到警告的各种决议和提出对比勒陀利亚的白种人少数政权施加制裁的建议以后，在忍耐了二十八年以后在举世拒绝和唾弃种族隔离政策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现在终于开会审议南非政府一年又一年地继续违抗国际大家庭、破坏它的道义威信的傲慢行为的后果。

过去二十八年以来，我们所能够讲的话，或者说差不多所能够讲的话，都已经

说尽了，但不幸的是，这种制度的规模 and 影响是这样的大，以致无法避免重复地讲、讲了再讲、并提请注意。

在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恐怖罪行之后，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旧金山宪章的签署国深知种族主义是对国际和睦及和平的严重威胁。因此，它们通过了大会第103 (I)号决议，其中说：

“……为发扬人道起见，应立即终止宗教上及所谓种族上的迫害与歧视……”决议要求各国政府和负责当局遵守宪章的文字和精神，并采取最迅速、最有力的步骤来达到这项目的。

南非政府对该决议的回答是，违反它对宪章的承诺，对南非的非白种人采取了一系列歧视和侮辱的措施。印度和巴基斯坦血统的人都被拒绝在国会享有代表权。

在列入了大会议程之后，因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所惹起的种族冲突问题就一直受到国际大家庭的严重关心。

与种族隔离政策有关的局势的发展，是一九六〇年代发生的最使人不安的事件之一，当时安全理事会首次被本组织的二十九个亚非会员国要求处理本问题。它们请安理会审议因南非在沙佩维尔屠杀和平抗议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徒手示威群众所造成的局势。安全理事会在审议这个项目完毕后所通过的决议里说，这种情况的继续存在将威胁到国际和平及安全，并要求南非政府放弃它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政策。

尽管有这种因为与现实情况完全符合而非常有理由的忧虑，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祸害的日益增加的认识并没有促使国际大家庭采取有力行动来反对种族隔离。

今天，对非洲大陆的战略考虑和国际经济利益的考虑合并起来甚至比过去更明白地说明了，在面对这种毫未减轻的祸害、及种族隔离政策的支持者的猜疑和敌意、和他们拒绝根据以前所通过的谴责这种祸害的许多决议采取行动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全都会放弃责任。我们已经说过，帝国主义的这种态度——一种仍未消灭的罪过——经过相当时候已经诱使比勒陀利亚每年都采取进一步的歧视和侮辱措施，变本加

厉地进行镇压，以致使“生活的权利”变成了一句空话，当地的非白种人不再有抗议、甚至不再有和平抗议的任何可能，也不再有任何法律途径可以对他们所受的虐待提出申诉。

应该能认识到，由于我刚才讲到的不受惩罚，我们的组织到现在为止建议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采行的一切措施，无论是武器禁运、经济制裁或援助南非人民进行争取自主的斗争，都归无效。

绝对无疑的是，种族隔离政策正在不断地延伸，并变得越来越苛刻，越来越厉害。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一九七〇年某日的报导中说：一九六八年中期至一九六九年中后期，每天有 88,000 人关在南非的监狱里，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非洲人，在同一期间有 84 人在南非被执行死刑——占了全世界被判处死刑的人数的一半。根据到现在已有五年的这种可怕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体会到今天南非情况的严重。

非洲人民，在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人民的帮助下，从来没有停止将南非的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提请国际大家庭注意。最近两次特别重要的非洲和第三世界的国际会议——在摩加迪沙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和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都就这一点发出了警告，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并再次要求采取紧急有效措施对种族隔离作战。

国际大家庭自己也从来未曾停止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它从来未曾停止对这种该咒骂的政策寻找解决办法。现在已经是采取有力决定的时机了。

一九四六年首次将南非种族政策问题列入联合国议程时，印度、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当时就想设法把民主和正义注入种族主义少数政府的法规。

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的代表正在致力于消除种族隔离政策；他们正在努力使人类要求尊严和公义的生活的深切愿望在南非占多数的非白种人中得以实现。

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在以前各次辩论期间全都重申它们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深切

厌恶。我愿提请它们注意几星期前一位发言人在全体大会里所讲的话：

“……我们的一切政治努力，归根结底，是依据了一个单一的标准加以评判的，那就是将我们对人类的关心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因为大家全都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的抉择不可能是不同的，必然应该是一致的。对种族隔离政策、一种被谴责为危害人类罪行和威胁到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作为采取协力行动，是衡量国际合作的真义的可靠标准。

在这个国际论台上，我们听到一位代表说，在国际事务上，正义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因此，非洲和它的朋友们将知道怎样使决议成为事实。

在拖延了二十八年以后，本组织的第二十九届会议似乎已经是适当时刻，也应该象其他各专门机构一样摒弃南非，真的，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宣告人类一律平等，同时又接受以一贯违反这项原则为国策的南非共和国为一个享有全部权利的会员国？

十月二十四日在这个安理会里，为种族隔离政策辩护的发言人在开始讲话时，语气上似乎反映了某种悔罪的心情。我们所期望的是更具体的提议，立刻宣布纳米比亚独立、撤退驻在南罗得西亚的南非干涉部队、和最重要的、答应取消不合时代潮流的种族隔离政策。可是不幸得很，比勒陀利亚代表和过去一样，使我们的希望落空。因此，非但不打算取消我们久已希望取消的政策，非但不检查它在南罗得西亚的干涉政策，南非白种人少数政府通过它的发言人告诉我们说，纳米比亚将在十年以内取得国家主权，为的是不想告诉我们，不必期待纳米比亚明天就达成独立。

那天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很高兴地用下列寓言来结束他的讲话，他说：

“一位非洲主教——一个有智慧的人——有一次曾将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比作一匹斑马。如果斑马遭枪击，不管子弹是从白色斑纹或黑色斑纹射入，整匹斑马都将会死亡。”（第一八〇〇次会议，第29页）

这个实例在主教的心目中是真实的，但也是反对种族隔离的概念的。又因为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在同一次讲话里想把种族隔离政策说成不是公然实行种族主义的概念，而是

使象斑马身上的黑白斑纹那样不容分开的两个种族社会分别发展的一项计划，那个寓言就更显得真实了。基本常识告诉我们，非洲主教的寓言里所表达的理想的多种族社会是决不容许有种族隔离政策所主张的分别发展计划的。

用客观的话来说，联合国凭什么要维护对一个不仅对本组织作出的一次决定、而且对它的一切决定经常蔑视的会员国的权利。

在这个会议厅里，对于一个除了永不遵行宪章原则之外别无所长的国家，竟会有人出来不断地支持它，替它讲话，这又将作何解释呢？

这简直就如因为有人蔑视了圣经，反而还要请他担任基督教主教的圣职。将罪人逐出教会，同样的，南非也应该简单而干脆地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在非洲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由于这种政策的本质，构成了一种严重关注的根源，毫无疑问，就我们专心致力于团结和世界和平这一点来说，种族隔离政策必然会关涉到我们的安全 and 我们的解放。

因此，除了把南非除名并不准申诉外，安理会可能对南非作出的任何妥协性的决定都将是有损于宪章的。

主席：我谢谢几内亚代表的亲切的话，前驻几内亚的喀麦隆大使听到她的话，一定会由衷地感动。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刚果人民共和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座并发言。

蒙 乔 先生（刚果人民共和国）：我愿立刻履行我国代表团认为必要的双重任务：第一，刚果代表团要感谢安理会各理事国和阁下允许我们参加这次辩论。安理会的这项决定毫无疑问地会使人想起联合国创始人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在德黑兰的庄严承诺，就是将设法经由一切可能途径使人民愿意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制止暴政和奴役、压迫和不容异己的所有大小国家，都能积极合作和参加。刚果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一向致力于为反对一切反民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势力而进行斗争。此外，我还很高兴能对你阁下如此卓越地主持安理会会议，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自豪和深切的满意。先我发言的许多位发言人已对您杰出的政治家风度和外交才能备加赞扬。您的干练和对和平事业的忠诚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不打算向您再加称颂，以免拖长这次辩论的时间，虽然对于这些称颂，你的确是受之无愧的。请允许一个无论在地理上，历史上或者在感情上都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十分接近的国家的代表将阁下认作是你们伟大民族团结事业的一名努力不懈的策划者，一个赢得喀麦隆人民和它的领袖阿希齐总统阁下的信任的爱国者。这位非洲的伟大领袖——阿希齐总统——对我们大陆的解放和以友谊与和平为基础的统一事业所作的有力贡献，是我们所赞赏的。

许多真诚而有才干的发言人已参加了这次辩论，并对大会的决心和明智表示敬意。大会在大体上都已认识到它过去未能采取有效的联合行动来铲除种族隔离政策。种族隔离政策通过恣意逮捕和最残酷的严刑长期维持对阿扎尼亚人民的剥削。阿扎尼亚人民仍然在用血泪书写他们的历史。

种族隔离政策的历史的一个新因素是本组织的成员一致决心要终止种族隔离政策，并认识到有必要一劳永逸地破除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多年来，本组织使尽一切方法试图劝导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认识他们本身做法的错误，但终归无效，大会九月三十日通过的第3207(XXIX)号决议是长年累月的忍耐、谨慎、坚定和保守态度所得到的结果。但事实上，种族主义者所唯一做到的是利用我们的拖延，

以改进他们的酷刑机器，每天加紧侵害阿扎尼亚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把他们腐朽的意识型态扩展到他们不顾联合国的一再呼吁和谴责所公然并不受惩罚地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

在理事会辩论的这个较迟时刻发言，我国代表团愿意强调，它毫无保留地支持大多数到这里来支持大会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所作的历史性决定的发言人提出的法律论据，该项决定促请安理会考虑到比勒陀利亚当局顽强拒绝遵守《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对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重行审查。

我们愿特别强调，在当前这个例子，安理会很可以决定援用《宪章》中关于开除会员国的第六条。不断违反《宪章》原则的比勒陀利亚当局是侵蚀联合国的真正癌症。南非种族主义者已充分表明他们无意履行会员国的基本义务。因此，坚持给他们保留一个他们所经常蔑视的联合国席位，只是显示了由于有助长姑息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大量共谋者的帮助，使整个种族隔离政策问题变得非常混淆不清。坚持保留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联合国席位对联合国信誉所造成的有害影响，是不言自明的。

我们大家的责任是对这个拒绝服从共同纪律的叛逆国家采取它的顽固态度所应得的惩戒行动，从而明确地表示我们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倡导者的完全谴责。因此破除无成效的安排和缺乏行动的恶性循环，援引《宪章》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增强安理会决定的力量，让比勒陀利亚知道法律必定获胜，现在应该是时候了。不过我也不想造成印象，让人们认为我是在这里告诉安理会应怎样行事；安理会当然很知道应当采取些什么措施来为这个对联合国是莫大耻辱的僵局谋求公正和紧急的解决。

尽管我们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代表所讲的一大堆空洞的道白感到厌恶，对他企图混淆视听大发空论感到愤慨，我们不想在安理会进行论战，因为进行论战也改变不了一项事实，就是种族隔离政策是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种族主义的极端例子。

探讨历史无疑地有许多方法，不过，一味以谎言和遁词来堆砌资料向我们兜卖，则一点也不高明。效法所有那些把非洲认为是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是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暴和对非洲人民高度的血腥镇压所造成的——的人们，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不能认识到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最好方法是客观持平地分析历史所记载的事实。

根据对南非各民族的历史作过详细研究的杰出历史学家和研究工作者的记载，南非各民族在同布尔殖民者开始接触时就已展开激烈抵抗，这些学者列举史实证明南非各民族在捍卫他们的自由时有过不可磨灭的战绩和勇猛的决心。被压迫民族奋起抵抗的这种优良传统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其中有沙卡的同父异母兄弟、祖鲁酋长丁甘，他是祖鲁族的军事天才，曾建立了一个领土比欧洲还大的帝国，当时祖鲁族被名实相符地认为是撒哈拉以南的最好军队。

我们对这种史实无须再加详述，因为安理会是完全知道的。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代表，以他用惯的傲慢和蔑视联合国的语调所作的充满了谎言的虚伪辩解，使我们感到恶心。即使我们不想草率地作出结论，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南非种族主义者很难理解到今天正摧毁着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最稳固的支柱的变革风暴。殖民主义可以到处横行的时代已经过去，正如种族隔离政策本身——一个每天都引起普遍反对的主义和政策的标志——必然也要灭亡一样。

种族主义在南非自由开花、并蔓延到纳米比亚的领土，都是出自沃尔斯特一帮的固执观念，这帮人把他的行动发展到顶点，其中包括了一系列数不清的野蛮罪行。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能了解种族隔离政策的可怕，很恰当地把种族隔离政策——这个愈来愈附带着邪恶的涵义的名词——改作是危害人类的罪行。

沃尔斯特及其一帮狂热的卡尔文教徒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白种人的南非，黑种人那里只能享有外籍劳工的地位。种族隔离政策的支持者为了对反对那种邪恶主义的人施加最野蛮的压迫所援用的恶名昭彰的法令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对

于某些国家对铲除全人类的这个癌症不很热心，我们不得不表示惊异。我们难道还能不相信埃梅·塞泽尔的话，他是这样写的：

“……二十世纪的最杰出、最有人道主义精神、和最信仰基督教的资产阶级……所不能宽恕希特勒的，不是罪行的本身——对人类的罪行——也不是使人身蒙受了羞辱，而是他对白种人犯下了罪行，使白种人蒙受了羞辱，和他把在那时以前只施加于阿拉伯人，印度的苦力和非洲黑人的殖民主义的措施施加于欧洲。”

尽管疯狂地设法把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的非白种人非人化，把工人只当作是动产，通行证法令和“黑种人的气味”在判别是非时使黑种人不容分说，大多数南非人民被排挤到拥塞不堪的保留地，但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数以百万计的男女现在也都知道，种族隔离政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它每天都在侵犯人权，使人沦为会讲话的禽兽，由于它践踏联合国的《宪章》和各项决议，由于它一贯无视和羞辱联合国的政策，由于它同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狼狈为奸，由于它顽固地拒绝尊重规定纳米比亚人民应享有统一自主和领土完整的神圣权利的决定，南非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权已自绝于全人类。

种族隔离政策是全世界都关注的一个问题。那种主义的受害者所要求的是帮助他们解除这个祸害。大会的多数成员所期望于安理会的不是否决——无论如何这已经失去了神秘性，只能使僵局进一步恶化——而是具体行动，因为我们要睁大眼睛共同面对未来，看到一个不再依靠权力关系、而是依据全人类的正义、和平和自由来看问题的世界。

主席：谢谢刚果人民共和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和对我元首的评语。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 古尔 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主席先生，请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自己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必然会激励你和我国代表团间的合作。

我要感谢您、主席先生、和各理事国让我有机会就这个议程项目发言。我是代表联合国所有阿拉伯会员国发言的。无论是代表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或是以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本月份主席的身份发言，我国代表团参加讨论一个非洲问题，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为我们阿拉伯人是非洲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在不是讨论整个非洲一直和仍然在遭受殖民主义的痛苦的时候。这需要召开不止一次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或是作不止一次的发言。只要一看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各委员会的记录，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联合国各机关的某些决议不够有效实在使人失望。因为整个非洲虽然都相信将它的冤屈向联合国提出申诉是正当合理的，但殖民主义及其残余势力却不惜蔑视申诉程序和本组织，不断帮助种族主义政权和遗留下来的少数几处殖民地当局，甚至在联合国内，还要对它们加以维护。先我发言的代表们列举了殖民主义者所犯的罪行，我相信在我以后发言的一些人也会这样讲述。使用否决权袒护种族主义政权的事例，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的记录上，多的是。联合国各委员会的记录和文件载满了安全理事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违反安理会针对南非和津巴布韦种族主义政权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事例。

理事会审议的问题很具体，也很明确，无须再作冗长的讨论。大会——最能代表联合国人民的机关——向安理会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联合国是不是要同一直故意违反《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一个政权维持关系？换句话说，大会提出的问题是：安全理事会是否要无视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意愿，同一个建立在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宣言的基础上的政权维持非法和可厌恶的关系？

我们认为，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纯粹法律方面；另一个是与联合国的根

本存在和结构有关的实质方面。《宪章》规定安全理事会有权考虑就关于任何违反《宪章》的会员国能否继续保有会籍的问题提出建议，假定大会就这种建议通过一项决议。不用说，安全理事会不能对联合国其他成员的意见不加考虑，就任意提出建议。作为本组织的主要机关，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负有反映本组织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并按照这些意见行事的责任。《宪章》中并无任何条款授权安全理事会违背或不顾大多数的意见行事。因此，让少数在安全理事会拥有权力的成员就有关整个联合国同那些违反《宪章》的会员国的关系的实质的决议作出决定，或阻挠决议的通过，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综上所述，我们相信，如大会就它所审议的问题表示了意见，并请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提出建议，安理会的建议应该与大会的意见一致。如安全理事会拒绝按照大会的意见行事，或者作出与大会意见不一致的决定，安理会的行动就越过了《宪章》的法定范围。因此，我们相信大会第3207(XXIX)号决议和其他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决议——所有这些决议都是根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书和已经证明的事实——所本的精神使安全理事会必须通过一项决议，断绝该政权同本组织的关系。的确，安全理事会的犹豫不决，任何理事国对大会意愿的阻挠，都是公然违反《宪章》和对大会最近决议和前此各项决议所反映的人类良知的蔑视。

问题的实质方面无需再加详细讨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地位问题已经审议了几百次。它不断违反《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行为和对人类最神圣、最崇高的理想的歪曲已经得到证明，不容置疑。我们所说的这些罪行并不是根据了捏造的事件或是新闻媒介的曲解。这是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施行的法律中明文规定的，而且还是这个少数集团所宣布的政策。这些政策受到了所有人士——牧师、政治家和其他正直人士——的谴责和痛惜。

即使那些与种族主义政权维持关系的国家也无法在本国人民面前替这种行为辩护。因此，我们只有两种选择：牺牲《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公理，或是使

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在人类大家庭中陷于孤立，以维护人类尊严和宪章原则。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所说：

“第二个问题涉及联合国本身的地位和信誉，及各会员国对它的主要机构的决定的尊重，特别是对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的尊重。”（第一七九三次会议，第5页）

如果安全理事会不尊重大会以一百二十五票赞成，一票反对所通过的决议，我们不晓得联合国的将来和价值又将会怎样。如果安全理事会不就一个不断蔑视基本人类价值的政权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作出决定，后果将会怎样？我们请诸位解答这个问题。诸位的决定将受到联合国人民的评判。

主席：谢谢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所说的客气话。

各理事国可以记得，安理会今天决定如肯尼亚和毛里塔尼亚常驻代表给安理会的信中所要求（S/11545号文件），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宣传和新闻秘书乔治·西伦戴卡先生。

西伦戴卡先生已经表示他准备在这次会议上向安理会发言。因此，经安理会同意，我现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西伦迪卡先生（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主席先生，我们感谢您和安全理事会能让我们就南非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的代表向本机关所提到的有关我国、津巴布韦和我们的组织、津非民盟的各点向安理会发言。在开始讲述这个问题以前，主席先生，让我先祝贺你就任主席，这对正在斗争中的我国人民是莫大的鼓舞，因为对我们来说，您代表了贵国已经胜利的解放斗争中的灯塔。

如果不是有人歪曲了南部非洲局势的真相，把我们进行解放斗争也牵涉进去，我们根本不会要安理会再为一个为了国际和平必须采取紧急决定和行动的问题花费时间。我们认为我们应当把事实讲清楚，因为由于南非和罗得西亚政权的骄横、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策，安全理事会可能不久就需处理一个远较目前为严重的局势。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在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向安理会发言时引用了他的总理的话：

“……罗得西亚境外的津非民联和津非民盟领导人也被人怀疑……在运动罗得西亚的黑人，要他们不妥协。”（第一八〇〇次会议，第27页）。

这显然是沃尔斯特先生想要掩饰他自己在同一段内所招认的一些话，他是这样说的：

“……我又必须指出，我知道某些方面在说南非正在拖住罗得西亚政府”

（同上，第26页）。

想必是——达成协议。

这些虚假的花招必须加以揭露。应当注意上一次在一九六一年曾作过的希望能通过宪政解决移除罗得西亚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尝试，后果相当惨痛。当时的联合王国政府把宪政会议当作一个百宝箱，从中变出了一九六一年宪法——这份欺诈性文件的目的是要施展明显不过的遮眼法，设置十五个非洲人席位，以期永久维持白种人的优越地位和少数白种人的种族主义统治。

由于津巴布韦人民和国际社会透过联合国所表现的坚定态度，津巴布韦的广大

人民和联合国完全拒绝了欺诈性的一九六一年宪法。我已经说过，在我们看来，那也是唯一和最后的一次就罗得西亚问题达成协议的尝试。当时并没有津巴布韦的领袖留在国外。

我们知道其后还有《大无畏》、《猛虎》、一九七一年道格拉斯—霍姆和伊恩·史密斯等建议，以及最近由英国策动的穆佐雷瓦主教同伊恩·史密斯之间的会谈，这些全都被称为是达成协议的尝试、或所谓解决办法。坦白地说，这一切都是英国政府过去或现在为了要避免正题、强加一个宪政花招的阴谋企图，把决策权力保留在罗得西亚少数种族主义者手中——那样的条件当然是有利于沃尔斯特政权的。究竟根据那门子的逻辑可以把殖民政权及其代理人想要强加于人的建议称为“谋求解决办法的尝试”？

由于津巴布韦群众的警惕和决心，所有这些反对无条件多数统治和津巴布韦独立的阴谋，正在又一次受到坚决的驳斥和拒绝。一九七二年，津巴布韦人民对道格拉斯—霍姆—史密斯所提议的解决办法的坚决拒绝是人民声音的嘹亮记录——是由为了光复他们的国家，恢复他们的自由，多数统治和独立而牺牲自己的徒手群众的鲜血所写成的记录。

群众领袖——我们的领袖们、乔舒亚·恩科莫和其他领导人——为了同群众一样有钢铁般的决心，反对少数统治并不屈不挠地坚持多数统治和独立，已被关在牢狱和集中营内达十年以上。这次解决，到底是谁跟谁达成协议呢？史密斯及其政权的成员都是些无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因此无论从身份、能力和资格来说，他们同罗得西亚所需要的唯一正确解决方法的现实是无法调和的。英国政府的心神状态脱离不了殖民主义的窠臼。

津非民盟就是津巴布韦人民；它在津巴布韦境内存在；它的领袖们在津巴布韦被关在罗得西亚的监狱内；它的战士们也在津巴布韦，在津巴布韦的土地上同种族主义者作战；因此不受外来影响的雄辩而有力的人民的声音是从津巴布韦发出的。我们

解放斗争的目标不是要同种族主义者妥协，而是要把种族主义从我们的土地上移除。我们少数在国外的人的任务是把罗得西亚的实际情况告知国际社会，把外界援助和津巴布韦的武装革命斗争的发展连接起来。为了替布尔人占据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那是在南非——地区、企图独占找理由，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代表对历史作了如下的解释：

“祖鲁王沙卡的一名副将姆济利卡济背弃故主潜逃，其后糜烂地方，消灭了居住在那里的非洲各部落。”（第一八〇〇次会议，第17页）

姆济利卡济是今日津巴布韦民族的先民中的一个英勇的国王。这些战争的确曾以与欧洲的部落战争同样的方式进行，姆济利卡济从未在任何地方消灭任何部落。事实上，他在莫西加同布尔人作战，设法阻止他们侵占该地区的土地。不能拿姆济利卡济当作占据别人土地的借口。南非种族主义者自称从未有过殖民主义或扩张主义的要求，但历史证明恰好相反。在强行侵入现在称作德兰士瓦的地区之后，他们急不及待地要订立欺诈性条约，为了同英国人竞争，派遣了一位姓格罗布莱的先生同津巴布韦的洛木古拉王签订这种性质的条约。

我现在要谈谈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罗得西亚存在作为该政权干预津巴布韦事务的阴谋的一部分的问题。在经济上，南非正从两方面向我国进攻。第一，南非属下的公司和南非农业利益有系统地在我国扩张，并加紧剥削。促进这项目标、并协助这种扩张的，有称为桑拉姆的、众所周知的同胞联谊信贷公司；索尔兹伯里还树有它的纪念碑。南非人在罗得西亚农业垦植社区占了很大的百分比，谁都知道他们是罗得西亚阵线——罗得西亚统治集团的政党——的种族主义政策的骨干份子。

第二，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的南非是多数国际金融、商业和工业大垄断公司进驻罗得西亚的一个驿站。只要随便举出在罗得西亚的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通用汽车，牧场，茶园，英美，顶好商务——它们都是从南非分设、并主要是由设在南非的机构管理的。运输和贸易多半是通过南非经营的。所有这些并不

仅是为了经济上的方便，这可说是扼住了津巴布韦经济的命脉。这说明了为什么南非政权从不遵守对罗得西亚的裁制。

在政治上，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和罗得西亚的法西斯主义殖民者有共同意识型态，就是种族主义。这当然不足为奇，因为这两个政权都是英国殖民政策的产物，它们的种族主义态度，也始源于英国对其他民族的政策。种族分开居住和管理的概念及通行证制度都始源于英国殖民主义。南非布尔人把这些政策发展到了逻辑的极端，和罗得西亚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一起，分别到达了目前可憎的种族隔离政策和所谓分区自治的种族主义阶段。

南非一九一三年的土地法奠定了班图斯坦主义的基础，罗得西亚的英国殖民者在一九三〇年也不甘后人，通过了土地分配法，为目前的部落信托土地制度立下了基础。在南非对非洲人进行经济剥削的是班图发展公司，在罗得西亚为了同样的目的，也成立了部落信托土地发展公司。总之，罗得西亚政权对南非制订的种族法令几乎全数仿效，在生活的所有方面，对黑种人和白种人强制施行差别待遇。这还不算，伊恩·史密斯老是用明知骗不了人的前往南非观看橄榄球赛的外交借口，遇事都向沃尔斯特请教。

我要再问一下，在罗得西亚是谁影响了谁呢？总不能指控说我们影响了我们也是其中一份子的人民的意见。人民的决定是我们的决定。沃尔斯特不是津巴布韦人民的一份子。他所扮演的是进行干预，阻挡解放斗争的前进，并为种族主义辩护。

“同胞联谊”是在南非的欧裔人集团中知识份子和种族主义者的犯罪性的地下机构。它策划了各种压制黑种人和在南部非洲保留所谓白种人文明的计谋。它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现在已延伸到津巴布韦，已有形地钻进了罗得西亚政权的内阁，抓住了最有决定性的职位，防阻罗得西亚问题的正确解决。范·德·拜尔，克龙耶，德科克，和布洛姆贝格，几位先生就是这个组织的代表，罗得西亚人自己也在报章上承认他们的被挑选是为了要保证罗得西亚继续同南非维持种族主义的关

系，这四个人都来自南非，是“同胞联谊”的成员，他们所担任的职位是国防、外交、新闻，劳工和特别安全事务。

南非军事人员在津巴布韦出现不是今日或昨日的事。它同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历史关系一样古老。由于同津巴布韦解放部队的冲突升级，南非军事人员的人数增加，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南非军事的安全人员最早引人注目，是在一九六〇年七月至十一月，成千成百的津巴布韦群众上街示威，要求自由的时候，南非军事人员当时就已经参加屠杀我国人民。此后，他们的人数又有增加，他们的部队公开沿着罗得西亚同邻接的独立非洲国家的边界、和在全国某些重要设施驻扎。我们的部队在国内的各次解放战役中经常同他们发生遭遇战。我不必举出地名作为证据，因为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南非不断地愈来愈明目张胆地、向种族主义政权供应武器、人员，飞机、轰炸机和装甲车。关于这件事，我不妨引用南非政权自己说的话。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当种族主义总理沃尔斯特在伊恩·史密斯在场时被问及派遣南非部队到罗得西亚一事时，他曾这样说：

“我们的立场不变。我们派遣警察前往罗得西亚，为我们自己火中取栗，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立场。”

当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在安理会讲述他的政权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时——这是在星期四——他的警察部长克吕格尔先生差不多同时在南非国会宣布，在津巴布韦同解放部队的冲突现在已经达到常规战争的水平，因此，他的政府目前正在组织雇佣防卫军，以应付这种局势。对于这类话，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这是承认南非有部队在罗得西亚。

在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赞比亚每日邮报》的一篇报导中，英国联邦事务次大臣琼·莱斯拉小姐曾这样说：

“我们知道南非的确有部队在罗得西亚，那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必多讨论。我只要说，我们的游击战已使南非部队在津巴布韦的丛林中无法容身，不管他们再开来什么部队或运来什么军火，我们的武装解放斗争将蓬勃地、不屈不挠地继续进行，直到津巴布韦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下得到完全解放。

我刚才说过，罗得西亚政权和南非政权有共同的种族主义意识型态。有人想在这个会议厅制造印象，说在南部非洲的白种人正被解放斗争驱逐或横扫到海中去；因而必须坚持种族主义和分别发展的政策；总之，就是南非宣布的多元民族政策和英国在罗得西亚宣布的多元种族政策——他们所谓的分享权力。我们知道英国所说的立宪多元种族主义是什么，爱尔兰、塞浦路斯、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分裂和冲突就是例子，最后终于导向多元部落主义。我们也清楚知道，这同一个种族分治政策已导致了目前的种族隔离政策，成为安理会正在审议的一个国际问题。

我们完全拒绝——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完全并毫无保留地拒绝多元民族和多元种族政策。我们不容许通过宪政批准和巩固种族偏见。我们的主席恩科莫在一九六一年曾这样说：

“我们不接受多元种族主义，别的种族如果想在这里留下来，就必须同非洲人民认同。我们不要与他们在同一个游泳池内游泳，我们要与他们在议会中一起游泳。”

因此，我们所寻求的自由不仅是重建我们的国家，同时也是要建立一个由土生的和归化的公民通过普选产生的政府。我们不想在一个单一的国家内建立多元种族主义的多元政府。一个国家的政府的主权是合一而不可分的。

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些种族主义政权在教育、免费医药服务和漂亮的住房方面为我们尽了不少力，还举出了诸如此类令人作呕的统计数字，我们对此感到厌烦。还不如对我们讲些牲口繁殖，和免费兽医服务的统计数字，也许所化的钱

还要多些。 我们不是同情和帮助的对象。 南部非洲的问题不在此。 问题在于废除白种种族主义的制度，并建立以所有公民——人人平等——的民主意愿为基础的国家权力。

所有权力问题最终必须通过权力本身来解决。 这就是我们的武装解放斗争为了南部非洲的和平所要达成的目标。 为了实现我们的自由，即使要赴汤蹈火，我们也在所不辞。 北约组织国家所支持的南部非洲种族主义者正是要走这样的道路。 我们不存任何幻想。 我们必须取得自由，任何代价在所不计。

主席：谢谢西龙迪卡先生对我讲的客气话。

诸位可以记得，安理会在先前的一次会议上决定邀请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兼驻欧洲和美洲代表团团长戴维·西贝科先生向安理会讲话。西贝科先生已经向安理会作了讲话，但我刚才接到通知，说他希望再讲一次话。经安理会各理事国同意，我请西贝科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西贝科先生：主席先生，谢谢你，一个非洲的儿子，容许我再来到你和你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尊贵同仁之前。如果不是因为沃斯特先生的代表在这个受人尊敬的安理会谎话连篇地胡说一通，我也不会要求你再让我讲话，我们觉得必须要对某几点再加说明。

主席先生，在向你作了这项要求后，虽然我是我的组织的唯一代表，而且还须出席联合国内的其他委员会，我还是不断地、尽量注意其他代表团的发言。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面前所讲的谎话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适当的驳斥，但我们觉得，提请安理会注意所以会有今天种族主义的南非的部分安排，是我们分内的事。

我相信，不太主观地说，我是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对我的人民所造成的祸害的地道受害人。因此，我受的正式教育极为有限，但我有生以来一直在奋斗，使自己能表现得尽量好一点，虽然我有很多辞不达意的地方，你们仍然对我很耐心，我相信这反映了联合国某些成员——我敢说是大多数成员——对我们的事业的深切关心，也就是同情，而且在很多例子，是同我们团结。但是在我进入学校接受有限教育的期间，我们所念的通常都是所谓白人方面的南非历史。我不知道这个名称——并没有叫错——是怎样想出来的。既然想出来了，课文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白人到南非来是为了要寻找从欧洲到印度的海路的中途站。在到达南亚时，他在今日的开普敦和邻近地区遇见了一些原始人，这些原始人向他供应了住宿、新鲜蔬菜和其他维持生命所必要的东西。供应白人的是这些原始人，于是白人觉得他有义务把文明带进这个地区。他最先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是把这些原始人从他登陆的

肥沃土地上迁移出去，使他能够在那里为经过的船只设立一个文明站。主席先生，你自己也是非洲人，你知道我们没有划地自围的习惯，但是白人来到这里，发现没有栅栏，便开始在他认为是他所有的土地周围树起栅栏。不跟任何土著人民签订合约，并自己决定要在当地安家落户，他开始使南非文明化。

我们必须记住，当时的航海还很原始，罗盘有缺点，距离又不能确定，甚至还不允许白人从欧洲带来任何补给物品。同时也要记得，那时候他仍然相信地球是平的，虽然加纳、马里和埃及的一些大学在探测地球现象方面已经获得成就，并能设想到它是圆的。这种证据很多，特别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美国黑人对蒐求他们的背景做了很多功夫，在我继续讲下去以前，我想请沃斯特先生政权的代表留意我昨天刚听过的一张叫做黑人狂想曲的唱片。其中有很多关于这种早期文明的资料。

说了这些话后，我想补充的是，他们接着又说，在那里找到了他们轻蔑地称之为布希曼族或霍屯督族的一些人后，跟着与他们发生接触的是他们所说的更好战的、更有侵略性的柯萨族人。这又是歪曲了事实。土地的主人是侵略者，扩张主义者反而变成侵略的受害者，讲过了这一点后我们还要补充的是，在这部历史中，我们经常可以找到的一件奇特和突出的事是，白人殖民者总是可以把被柯萨族人偷走的牲口夺取回来。

我们在继博撒先生讲话后所作的发言中，曾说过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用了新字眼，但仍然保持了旧的白人至上的制度。南非政府在愚弄了阿扎尼亚的所有黑人学生后，现在又要歪曲事实，想愚弄国际社会。博撒先生在这里所讲的历史是他们通常只让黑人接受的历史，因为我恰巧知道他们已做了充分的历史研究，使他们现在不得不在阿扎尼亚禁止对象他们发现是塔巴津布的地方作考古的勘察，这些地方在今天还是塔巴津布。塔巴津布在中世纪及其后的年代曾有过很发达的钢铁工业，我相信我们的中国同事以他们的广博经验和文明，一定会为我们讲公道话。它

叫做塔巴津布，是地道的班图名称，结合了南非的主要语言——苏托语和祖鲁语。他们在南非决定不准发掘那样的历史，而我们却须接受博撒先生在这里向我们抛出来的无稽谰言。

但让我们比照我的同事伊莱亚斯先生和其他人士的发言把事情弄清楚，因为他们对阿扎尼亚的关心使他们对当地的情况知道得更真切、更正确。

沃斯特先生的代表也试图在这里讲一些和解的话；但只要简略地看一下今天阿扎尼亚的一切，象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就可以充分证明博撒先生讲的话不过是艾丽斯漫游仙境一类的故事；他所说的改革种族狂傲政策也无非是一支冗长的天鹅曲；他假意的悔恨也无非是猫哭老鼠假慈悲。

事情的真相是，就在我们坐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南非的司法部长却在宣布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正将它的部队撤出津巴布韦；那是因为阿扎尼亚的内部局势——主席先生想必知道，战斗性的罢工正在展开，学生正在发动抗议等。但它撤回这些部队，是为了要以别的部队接替，而不是为了响应联合国的决议，把部队完全撤回。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现在已经更不顾颜面。它正在巧立名目，以“志愿军”的名义招募雇佣兵，去到那里接替一向由其侵略部队守卫的据点——甚至就在我们进行讨论的时候，在博撒先生正在安理会悲天悯人说好话的时候。从他自己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将是怎么一回事。我真是要感谢那些有自知之明的国家的代表团，它们劝使博撒先生就南非情况同文明的人进行——他经常规避的，也是他的国家所规避的——对话，劝使他来到此地解释他的政府的政策，因为他已成功地揭露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并无放弃其种族主义和迫害政策的意向。

已经有太多的发言者确切举出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行为，用不着我再来向安理会详细叙述。我已经举出了南非拒绝改革的一个例证，我毫不怀疑，任何经由反动暴力建立的秩序绝对无法经由和平劝导来移除，只有通过革命暴

力才能移除。那就是为什么泛非主义者大会要在阿扎尼亚进行革命斗争，推翻种族隔离政策的暴政。

这不是轻易作出的抉择，这是在已经有许多人受害之后，悲痛地作出的抉择。这是与今日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当年决定反抗威斯特敏斯特殖民帝国时所作的相似的抉择，是与法国人民在一七八九年——如果我说的年份不错——选择反抗路易国王的暴政时所作的相似的决定，是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了扑灭欧洲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所作的相似的决定——如果没有这项决定，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就不必在敌后空降人员来支援法国游击队。我们所做的一点也不稀奇。我们所走的是同样的道路。

我不愿讲述苏联的伟大的十月革命。我也不愿讲述中国人民进行的漫长的人民战争。我只想讲述很少有人知道的一些类似的活动，不是其结果而是活动，人民为了纠正过错而进行的活动。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要纠正过错。

在今天这个年代，当我们作出某些决定时，使我们惊异的是，乔治·华盛顿和沃尔泰的后人，甚至觉得应该为反对纳粹主义而作战的温斯顿·邱吉尔的继任人，都甘愿在此时受南非防卫部队的雨果·伯曼海军上将的欺骗，这位上将宣称，共产党的渗入南半球和因此而形成的威胁，已使南半球、特别是印度洋，突然戏剧性地从比较无足轻重的地位一跃而在东西双方权力斗争中占有了突出的地位。有人不断地向我们宣讲，西方的大众媒介也告诉我们，在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间存在着缓和——“友好的谅解”。小小的阿扎尼亚为什么会成了障碍，除非是为了要掩饰其他更阴险的计谋。有人告诉我们说，东西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已经过时，但我们现在却成了这种过了时的思想冲突中的抵押品。这种行径使我们联想到，也许上一个世纪和更早的年代威胁公海航行的海盗还没有被完全肃清，又根据某些歪曲了的逻辑，社会主义国家的海军已成了当年海盗的劫掠船，因为除了在阿扎尼

亚周围，我们都没有听到说，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区，由于有某些海盗威胁到东西双方的正常贸易而危害到一个民族的自由。

我讲这些，是因为你、主席先生和我自己及安理会的理事国一样，都看到了本地报刊所登载的别有用心的或其他来源所泄露的大量消息。这不是象博撒先生讲话时所隐指的所谓“颠覆性的”联合国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这些别有用心地泄露的消息告诉我们，南非海军和某一西方国家的海军将要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就象现在正在举行的演习一样，又十月十五日，另外有一支舰队已离开西欧的一个港口，前往南非作同样的演习。

这还不算，我们还接到情报，说安全理事会某一理事国的十二名重要官员现在正在南非访问，任务是售卖武器给南非，十二人中有六人是高级军官，由一名高级将军率领。我们曾向这个国家的大使馆查询；他们对此不愿置评，也不愿否认。我们又知道南非现任海军司令詹姆斯·约翰逊先生已受到另一个西方国家的一位代表的邀请，在十一月，也就是这个星期的较后期间前往该国作为期一周的访问。我们也去查询，并获得证实。我们也知道南非正在欧洲国家招募雇佣兵为其海军服役。这不是泛非主义者大会或联合国捏造的消息。我有这个文件。但有人劝我不要同在安全理事会内有否决权的理事国作对。因此我必须克制自己，因为我还没有从我的总部接到进一步的指示。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外交人员；我无法隐瞒事实。

但我想告诉各位的是，我们听到的传说、我们听到的即将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那一部分发生象印度支那那种规模的干涉的臆测，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一家极具权威的英国刊物《新政治家》说，指挥部队同南非海军进行联合演习的海军中将说——不象外交部所说的——这不是例行召集，他说本周的演习是要加强两国部队的战斗效率。

就我们所知，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威胁着要侵略南非。我们知道唯一以战斗来威胁南非的是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这班人确实正由国际社会的负责成员加以培训，来同我们作战。

让我再简短地提到《新政治家》，它说：

“同一个向它自己的人民作战、侵扰别国边界、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国家举行联合演习，不是防止侵略而是纵容侵略。”

这不是泛非主义者大会凭空捏造的。

我们都知道场外进行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传说的是什么。我们都预期如果非洲的正义要求阿扎尼亚人民的正义要求在安全理事会得到多数赞同，将会有人行使至高无上的否决权。南非将因继续保有在这个庄严组织的会员资格而保持尊严，而南非的多数人民——他们的领袖是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一切原则的真正监护人——却受到软禁、监禁或已被处决。但这并不能动摇我们事在必行的决心。

芒加利索·索布克威很早以前就指出，全世界可以同情我们，但他们永远不能解放我们。解放阿扎尼亚的工作，必须由阿扎尼亚人民自己来完成。我们相信，由于影响到南半球非洲地区的事态有了戏剧性的转变，我们也——我们虽然还不能说已到了获取正义解放和公正自由的前夕——已朝着获取我们自己的自由的道路行进，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革命的、进步的、通过拿枪杆、从事激烈斗争、和扫除非洲殖民主义祸害而获得自由的国家，都已记取了阿米卡尔·卡布拉尔有一次说过的：

“每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都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当权的解放运动。”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管有多少舰队、战斗机和潜水艇，都无法息灭在阿扎尼亚那个部分爆发的斗争火焰。那些今天跟我们的敌人站在一边的人，不该期望我们在

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时去拥护他们——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必将成为完整的国家，必将达成独立和自由。

先生，请让我用昨天所想到的一句非洲格言来结束发言，因为我们即使在周末也关心我们的自由问题；对我们来说，这不是消遣。而是一心一意要完成的任务。我们离开父母双亲，使我们自己流亡，并不只是为了要颜面有光、恭敬地来到这个庄严的组织。象一位美国知名的黑人学者所说，这份工作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正想将一个新的开端带到我们所处的世界那一地区。他说“每一个新生都必然是痛苦的。”但是，面对着同南非加紧合作的明显迹象，我要在这里引用的阿扎尼亚格言是：

“没有一只鸟是单独飞行的。单独飞行的鸟必然会迷失。”

很明显的，南非并没有迷失。

主席：因为今天下午没有其他人要发言，我提议休会。我曾就明天的会议进行了协商。在休会以前，我想把明天的会议告诉理事会各理事国。

明天中午十二时安理会将在本会议厅举行不公开会议，来审议它向大会提出的常年报告书。通过报告书是一个紧急事项，因为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安理会有责任向大会提出常年报告书，供其审议。很显然的，报告书必须在本届会议闭幕前向大会提出。

明天的第二次会议将再次审议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我想下午三点钟召开会议。关于这一点，理事会各理事国都已知道，而且我想大家都已同意。

下午六时零五分散会